

王光祈譯

三國干涉遼秘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三國干涉還遼秘聞

(一) 日本議和條件內容與列強互相接洽情形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國全權代表李鴻章，日本全權代表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在日本內海入口之馬關，開始預談和會問題。後以李氏被人刺擊之故，談判之事稍稍延滯。——因爲刺擊事件之結果，——於是日本方面對於允許停戰一事，最初本來附有強硬條件者，至此乃爲無條件的允許停戰。其後復因各方屢次催促，日本代表乃於四月一日，將議和條件正式向中國代表提出。其中除要求『高麗完全獨立自治』外，並要求割讓盛京南部，（原註：普通稱爲遼東）與旅順大連以及臺灣澎湖諸島。（原註：澎湖諸島在臺灣與中國福建省之間。）此外並須賠償戰費三萬萬兩。而且現時暫將山東省內威海衛一港佔領，以作賠款之保證。其餘要求條件，則爲開放若干通商口岸，給與各種商業利益諸事。

當此項條件消息傳來歐洲之際，其時列強態度猶能勉強一致，但堅決行動之心，

却未具有，蓋其時列強對於干涉之舉，均欲設法加以避免故也。其在俄國方面，則 Lobanow 侯爵（係正月新故俄國首相 Giers 之後任）曾努力與英、密通聲氣。而俄皇尼古拉自己，亦復嘗與（英使） Sir Frank Tascelles 始終聯絡。其在法國方面，則願附英、俄兩國驥尾。但法國在一方面對於臺灣割讓之虞，雖然不顧；而在他方面却與英國一樣，甚望德國參與其事。蓋法國之意，正有如（法國外長） Hanotaux 先生所云：倘若列強態度，能够保持一致，則將來對日行動，始有效果可言，云云。此外，無論何處，蓋無不希望此種昏暗局面，從速了結。至於俄相 Lobanow 之誠實態度，尤無令人懷疑之處。蓋彼於二月二十日，曾向德使言曰：『此外，我們直到今日，無不嚴守中立態度，正與君同。余並希望，我們能够繼續保持此種態度。』云云。Du reste, jusqu'à présent nous sommes neutres juste aussi bien que vous, et j'espère que nous pourrions nous maintenir dans cette position.』而且（英相） Lord Kimberley 亦嘗以爲『就（俄相） Lobanow 侯爵論調觀之，決不能推出，彼有出頭干涉中日事件之意，云云。』此語並非無稽之談。至於（英相） Lord Kimberley 本人之態度，據（駐英德使） Hatfeld 伯爵二月 11

十四日所報告，則謂：『英相並無十分傾向干涉之心。其所以如此之原因，據彼向余密告，則爲此間輿論對於斯舉，直到現在，均覺不甚贊同，故也。』云云。』輿論一物，實爲 Lord Kimberley 個人及其全部政府之行動方針！至若列強內部本不一致而表面猶能至今互相團結者，實因當時彼此均有一種隱憂在心，即是假使中日之間共結一種同盟，或者中國全爲日本所征服，則此後（黃色人種）勢將造成一種統一的，重大的勢力；倘歐洲方面若不互相團結起來，實無力加以對抗。但此種情勢，却又迫令各國自覺，非中國獲得土地若干，其勢不能穩固自己地位。而此種爭獲土地與其不可逆料之在結果，又有破壞列強聯合陣線之虞。換言之，即是一種不祥的循環。（沒有出路可言。）因此各國以爲：假如欲避此種循環局面，則只有力使列強在華勢力現狀，勿因日本和議條件影響，過於變動遷移之一法。柏林政府在此，遂遇一種巨大難題，不易決定。蓋該政府衷心希望東亞難關，速由一種正當和平，加以解決一層，固已於上述三月一日致與駐英德使之訓令中言之。現在的問題，即是假如此種難關並無和平解決之望，而列強擴張勢力之心，又復愈來愈盛，換言之，即將遠東方面，開始夷爲殖民地。如此，則德國

應該站在旁邊，以便一如從前非洲南洋情形，徒興機會又誤來時又晚之歎嗎？其實尙不僅此，究竟德國對於世界政治前途，是否應該積極參加，取得一種相當地位，爲德國民族經濟力量分所常有？抑或德國應該聰明自足，只將雙眼注意本國所居地勢，時常皆在危殆之中；務須謹慎自足，但保現在所有；同時並將德國兵力集中，不宜移置遠處？如果德國參預東亞某種干涉行動，其結果不免偏親歐洲某國，或某某數國團體，則吾人預料柏林政府決定此種大計之時，仍將保持自足態度，不去參預。就一八九九年三月情勢而論，德國之謹慎知足態度，在當時具有重大海外利益之列強中，實爲唯一無二之國家，不願參預東亞方面歐洲列強共同行動者。而且德國此種態度，常違其他列強希望，尤其是英國希望。蓋彼輩均認德國最宜擔負調和之任，並能使列強共同行動爲之穩固，故也。其後德國政府決定方針之時，確受列強此種主張之影響不少。德國最初所抱態度之不能繼續保持，其咎實應首由日人負擔，已如前面所述。至於其他對此應該負咎之人，則將於下面敘述之中見之。

（德國）國務總理 Hohenlohe 侯爵曾上德皇說帖一件，其中有云：『我們政策

標準，在一方面，對於只與他國有利之行動，固然不應早期加入。而在他方面，則對於參加此類行動之權利，却當預爲保留。蓋此項行動能使歐洲列強之東亞勢力分配，爲之消長變動，故也。』此種見解與決定，實與三月一日致與倫敦德使之訓令中所言者，完全相同。德國當時既向倫敦方面，表示願與英國共同行動之意；現在事隔三禮拜之後，更向聖彼得堡方面，爲同樣的表示。三月二十三日（德國）駐俄代辦曾接柏林訓令，略云：『請君轉告（俄國外相）Lobanov 侯爵，謂君曾接柏林訓令，其中略言：我們對於東亞時局前途，亦復甚爲關心。我們對於俄國論點，亦復完全贊同。（原註：譬如主張列強應用外交手段，從速促成和議。）而且我們相信，東亞方面德俄兩國利益，並無衝突之處。因此，我們甚願常與俄國交換意見，或與俄國共採一致行動。』是月二十五日，柏林方面接得答復，略謂：Lobanov 對於德國此種通知，非常歡喜，並言彼亦甚願與英合作。云云。二十七日（德國）駐俄代辦又來報告，略云：『Lobanov 侯爵告余，俄皇尼古拉陛下對於我們條陳，欣然接受。該侯爵並謂，俄國甚望東亞戰事早日結束。彼更相信，我們亦具同樣目的。彼常與此間英使不斷的接洽，對於法國方面，亦復同樣融協。』

至於英國方面對於德國此種決定之態度，則駐英德使曾於四月一日報告柏林，略云：『（英相）Lord Kimberley 頃向余言，兩三日以前，駐俄英使曾來電報，略謂：據（俄相）Tolstoy 侯爵之報告，（德國）欽命駐俄代辦曾向該侯爵聲稱，德國願與俄國以及其他各國，協力參加關於中日事件之行動，云云。又謂：Tolstoy 侯爵對於德國此種通知，表示非常滿意，而且據該侯爵揣測，倫敦巴黎方面亦將接得德國此種通知云云。英相並向余言：當余今日謁彼之時，彼曾希望，余將向彼，作此通知，果爾則彼當十分歡喜，云云。』而在實際上，德國對於倫敦巴黎兩處，却始終未發此項通知。大概德國當時之所以未向巴黎通知者，實以法國方面當然附和俄國態度，故德國不必再作此種通知贅舉。至於倫敦方面之所以亦未通知者，則因當時柏林外部中心人物 Holstein 先生，對於英國政府之不可信賴，正在十分忿怒之際。蓋當時英國 Lord Rosebery 之飄搖政府，行事有如草莖，只隨『輿論』風向，轉移彎折而已。但柏林方面對於英國合作一事，終是認為必需，認為當然，吾人可於後此數日之舉動中盡量見之。誠然，要想倫敦軟性政治家之思想，堅持不變，乃是一樁極不容易之事，尤其是在緊要關頭之時。日人

方面最初堅持，在中國未曾承認停戰條件之前，決不宣布議和條件，云云。其時英國方面，不知究係出於自己動機，抑係由於華人慫恿，曾出頭邀約俄國政府，共向東京宣言：在議結停戰條約之前，先將議和條件向華宣布，實爲妥便。reasonable云云。於是俄國政府遵從此項英國邀約，乃賜給俄國駐日公使關於此事之訓令。同樣德國政府又因俄國方面之轉約，亦復賜給德國駐日公使關於此舉之訓令。反之，最使大家驚異不已者，即駐日英使却始終未得本國政府何等訓令，是也。其後（英相）Lord Kimberley力將此種不幸『誤會』設法解釋，其所據理由，則爲中國全權代表對於停戰節略，既已自願放棄，以便直接開始和議；其結果各國催促日本宣布和議條件之舉，遂成贅疣，云云。究竟英國此種辯釋，是否正當，儘可置之不問；而英國此種態度，却不能不使其餘各國大爲不懌，大爲懷疑。其在俄國方面尤甚，蓋（俄相）Lojanow曾向德國駐俄代辦言曰：我們之爲此舉，全係追隨英國提議，『以免我們與英分馳而已』pour ne pas nous séparer de l'Angleterre。蓋共向日人表示，列強關於東亞政策實係彼此一致之舉，甚爲重要，故也，云云。至於（林柏外部方面）Holstein先生則更情不自禁，嚴責英

人在最後一秒鐘之時，不應忽然跳開。英國此舉顯然有意對於凡使日人不樂之事，均欲設法加以避免。其結果只使俄國日益向法接近而已，云云。

在此動搖不安局面之中，日本議和條約適於是時宣布。其在柏林方面，則由日本公使Aoki於四月二日，通知（德國）國務員Marschall。該使對於割讓遼東一事，曾爲之解釋曰：『爲保證高麗獨立，以防中俄侵略起見，割讓該地之舉，實爲軍事上所必需，云云。』此外，該使向着（德國）副國務員Müllberg，則更明白宣言：日本非佔遼東半島不可。『旅順港口須成爲北洋海灣之直布羅陀（Gibraltar）』。俄國可以獲得北滿以及Posiet海灣。（譯者按，在滿韓俄三方交界之處。）英國可以佔領舟山羣島。『德國很可以在中國東南方面，佔有一個省份；此種佔有之價值，實遠較德國全部非洲殖民地之價值爲大。德國在該省之內，當可與其他列強，接洽妥當，』云云。究竟日使Aoki此種談話，是否奉有本國訓令？如其有之，是否全與訓令內容相同？我們對此均可以置之不論。惟該使此種談話，很難令人人鄭重視之。倘若有人向着該使提出下列問題：究竟彼所推薦之『東南省份，係指何省而言？是否即係臺灣對岸之福建？』吾料該使必定立

刻陷於狼狽情形。此外吾人，更可用語提醒該使，彼所言及之 *Possiet* 海灣，其時早已屬於俄國，業有三十四年之久矣。

至於日使 *Aoki* 此項談話，其影響於柏林方面者爲何如？吾人可於四月四日柏林政府電致駐英駐俄駐法三位德使訓令中見之：『旅順港口如果變成直布羅陀，則將使中國，至少將使中國北方與其京師，成爲日本之保護地方。此種誇大要求，將令中國國家繼續存在之問題，以及歐洲列強向華爭求土地之問題，立刻發生。其結果對於與此有關之各國，勢將釀成一種不可小視之戰爭危險。此外，余（譯者按，係柏林當局自謂）更有應向閣下密告者，即日人相信，假如俄國方面提出抗議，則即以北滿及 *Possiet* 海灣讓與俄國，作爲西比利亞鐵路之起點，如此當可運動俄國，取消抗議，云云。』其後柏林方面，並決定與（英俄法）三國政府，互相交換意見。其在英國方面，則見解正與上述相同，而效果却完全兩樣。（德國）欽命（駐英）大使曾於四月三日報告云：『此間認爲最大危險者，不在日本合併土地擴大疆域，而在中國政治方面或將從此全仰日本鼻息，其方式或用中日同盟，或用其他各種均可。如果日本能使中國輸入物』

質文明，發其無窮富源，而爲日本之用，則日本更將逐漸形成一個極大勢力，云云。英人既已看出此種危險，其自然結果，卽是此間對於日本方面，雖然未增何等同情，但極努力設法，凡可以使日本對英發生嚴重永久不懌情形者，無不加以避免。『俄國大使對於英國此種深恐中日聯成一氣之隱憂，極表同意。至於柏林方面對於此次事件之憂慮，大抵根據 Brandt 先生說帖。蓋 Brandt 先生曾於其間以顧問資格，參加此事之討論；並於四月八日作成此項說帖。彼對於日本之佔有旅順港口一事，亦復認爲極與中國獨立有妨。此外，彼對於此種屈服寡助之中華巨國，因環境的壓迫，不得不依附日本一層，亦復認爲極與歐洲有害。此項問題之政治方面，尤有應該注重者，則爲俄國在歐地位一事。倘若法國不與俄國共同行動，則法俄關係不免從此鬆弛。反之，假如法國贊成此舉，願意合作，則英國方面對此很難獨居例外，云云。該說帖又謂：此外，我們若與俄國共同行動，或者乃係唯一機會；卽我們可向感激不已之中國——關於中國感激一層，我們當然應該設法令其必須如此——要求割讓或出租一地，以作我們艦隊或裝煤之站口。所謂割讓或出租，名詞雖異，而在實際上當然是一樣的，云云。Brandt 先生最後

又引舉西洋各國歷來共同保護在華利益一事，收效至大。於是乃下一結句曰：『此種公共保護相同利益之制度，可以抵抗日本對華和議之過分要求，可以確立東亞方面之永久安寧，云云。』當時德皇思想，正爲『黃禍』二字所浸透，於是Brandt該項說帖，遂大爲德皇所贊成。此外，該項說帖並建議柏林政府，對於是日（四月八日）俄國遞來之條陳，宜表示同意。先是四月六日俄國駐德代辦曾向柏林政府聲稱：（俄相）Lo-banow 侯爵甚欲一聞（德國）帝國政府對於現今時局之意見，云云。當時（德國）國務員Marschall對於此種探詢，乃答之曰：對於日本欲在大陸之上，割得土地一事，甚覺不妥，尤其是關於旅順方面。如果日本佔據該地，則日本控制中國之舉，勢將成爲事實。但黃色人種若在日本領袖之下，互相聯絡起來，則對於歐人利益，却極有關。因之，對於此事，似有彼此交換意見之必要，云云。又俄國方面對於倫敦巴黎兩處，亦曾作同樣之探詢。其後復由俄國駐德代辦於四月八日，將俄國條陳遞與柏林政府，此項條陳乃係由交換意見進而爲共同行動之第一步驟。蓋該條陳主張：用友誼的態度，向着日本政府，表示歐洲列強旁觀之意見。略謂：『日本如併旅順則將爲恢復中日兩國友善關

係之一種障礙。而且東亞和平亦將永受其危。』

我們如欲明瞭俄國此種條陳在英所受之待遇情形，則我們必須先從數個星期以前說起。當二月底間三月初間之時，英國社會方面對於東亞問題之意見，曾發現一種驟然變遷之痕迹。蓋是時英國人士又復開始思慮俄禍；對於（東亞）時局，亦以此種眼光觀察。中國堡壘現在既已崩潰，究竟將來誰應填補此種防俄之任？可以語此者，只有一個日本。但英國方面現在對於日人，却已弄成一種深仇死敵關係。英報 Pall Mall Gazette 11月11日曾發表一篇憂形於色之論文，其中有云：『此實爲時局前途之不良徵候。倘若日本竟與俄法諒解，而以中國爲其犧牲之品，則英國究將如何？誠然，英國方面亦可分得一部掠奪，但是緩衝地帶却從此因而喪失。向使英國前此舉動聰明，則今日當可屬於日本盟友之列，云云。』於是英人遂以其素具之政治天才，將其政策，悉行改照此種方針而行。在三月十五日俄報 Novoje Vremja 之上，曾載有一段倫敦消息，略謂：英國社會，忽然之間，對於日本一切事物，均感非常興趣。曾開日本圖畫展覽大會。此外，設宴慶賀日人之舉，亦復不少。倫敦人士顯然發生一種有利於日之

意見變遷。而且彼等對於日人統治中國一事，亦復認爲可能。吾人對於英國社會此項意見變遷，頗有注意之必要。蓋此種變遷實受有政府方面影響。因政府方面對於某種計畫，似已成熟，或將要成熟，故也。云云。』從此時起，英國報紙遂明白表示：英國政府意向之所在。三月十五日倫敦泰晤士報曾登載一篇論文，言係寄自東京，而實際上當是係在倫敦作成。文中曾指日本政府，宜防一個欲想報仇而又能報仇之中國爲其隣居。並謂：『日本必須造置一種防禦鐵甲，以防此種可能之事。或者日本將在遼東半島之上，以尋此種鐵甲。日本既據該地，則對於一部分北洋海灣可以控制，遂將中國侵略高麗之基礎，從此奪去。西洋方面對於此種和議條件，很難加以拒絕。云云。』文中所謂『西洋方面』，在英人宣傳用語中，其意即係『英國』。至於文中所謂『中國』，則宜改作『俄國』。誦讀該報在二月七日之時，猶提出一種恫嚇略謂：『歐洲當不允許日本，能在大陸之上，合併一寸中國土地。云云。』而現在却向戰勝之日本，提出此種建言。倘若該報未在東京方面，已經得有一種穩確基礎，則二月七日與三月十五日兩種思想之懸殊，實未免太大。三月十八日，英報 *St. James, Gazette* 更遠矚將來，下筆言曰：『

假如日本意欲成爲第一等強國，歐洲方面實無法加以阻止。英國政策必須承認事實，力求所以心安意滿之道。日本尙有許多年日，不能爲我之害。我們對於日本在太平洋之艦隊問題，實無須加以反對。誠然，俄國方面必將深感日本壓迫之危，但此事與我們何關。倘若日俄兩國高興，大可以去打一仗。至於我們方面，則是假如日本能去抵抗那種一臂掩盡亞洲北部之可怖國家，對於我們實無害可言。……我們毋須設法維持現狀，因現狀業已不復存在，故也。我們只願狀況變遷以後，勿因變遷之故，竟受損失而已。我們在中國海岸方面，香港以北千哩之遙，需要一個港口以及一個艦隊站口；如得日本同意，我們便可佔有云云。』（原書旁註：俄皇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十一日，曾向德國國務總理 Hohenlohe 侯爵談及該報此項言論，並云：所謂一個港口者，乃指我們這裏而。』 *Mais ce se ait chez nous.*）

究竟英國社會此種意見變遷之主動安在？是否果如俄國人士所揣測，『實受有政府方面影響？』抑或恰恰相反，社會方面實欲政府受其影響？現在吾人均無從加以判定。所可斷言者，即政府內部，此種思想亦復甚爲活躍而已，恐懼俄國，恐懼日本，恐懼

俄國地位之加強，恐懼黃種聯絡之增進，乃是（南北）兩極，當時（英國）Lord Ros-
sby 政治，常動搖其間，不知所從者也。此種內心不定之情形，吾人可於當時該國所
採毫不澈底之手段，以及屈意聽從他人主張等事，見之，就英國地位而論，本可本該居
於領袖位置，解決此項東亞問題。然而該國却不如此；永遠遲疑弗定，以便最後只好將
眼閉住，一點不幹。因此，吾人對於（是年）三月俄國懷疑英國態度之心，與日俱增一
事，殊不引爲奇怪。而且俄國此種懷疑之心，更因倫敦政府是月月底對於停戰問題所
持惡劣態度之故，愈爲增長。蓋當時聖彼得堡方面，曾竭力設法與英合作。俄國此種動
機，誠然是大抵由於本國方面一切未嘗就緒之故；但就當時俄皇及（俄相）Lobanow
侯爵之意見與希望而論，倘若英國果願居於有力的領袖地位，則俄國必將追隨其後；
在東方方面，決不去作逆英意旨之進取；雖受國內亞洲局署之逼迫，亦不爲之；此固毫
無疑義者也。然而實際行動之期愈近，則倫敦政府之態度愈爲含糊，共同行動之希望
愈爲減少。（俄國）侯爵 Tsetsinski 當一八九一年之時，嘗伴俄皇東亞之行，現在乃
在報上嚴刻批評時局情形，並於三月底間建議，略謂：『我們只須倡言將向 Иерат，

Meimane, Balck 各地（在阿富汗斯坦北部）進取，則其勢必能迫着英人來與我們合作，早日促成中日和議，云云。』至於敦倫態度之混沌不明，即素來善於觀察之（德使）Hatzfeld伯爵，於四月四日猶不能察出究竟，吾人可於該使是日電致柏林之下列報告中見之。按其時係在日本和議條件業已公布之後，但俄國干涉條陳尙未交到之際。

『英相（Lor Kimberley）個人，亦以爲割讓旅順之結果，中國地位勢將等於日本保護，中國生存勢將大受危險，列強割地勢將層出不窮。但彼却至今不信，俄人對於中國瓦解一事，認爲有妨俄國利益，彼亦不信，俄人對於時局前途，有何干涉之意。彼又謂：法國方面對於中國之衰弱，並非不歡迎者。

據余所得印象而論，則英法俄三國之間，直到現在，似無何等協定；既無關於要求（中國）割地之約束，亦無關於列強共同行動之約束。

如果聖彼得堡方面欲向日本奉勸，將其強硬態度改爲緩和一點，並向日本表示割讓旅順一事，絕對不能同意。則據余所見，倫敦方面當可附和俄國主張，不持異議。反